

# 絕食20天後，李在明絕處逢生？

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首、被視為「文在寅接班人」的李在明，絕食已經20天。9月18日，59歲的李在明因血糖突降、幾乎喪失意識，被緊急送醫。醫療人員請求他停止絕食，表示絕食10至14天後「健康會受到不可逆轉的損害」。李在明拒絕。19日，韓國前總統文在寅親赴醫院探望羸弱的李在明，也勸他結束絕食。李在明依然拒絕。

8月31日，李在明開始絕食時，提出三大訴求：政府為破壞民主道歉、反對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改組內閣。

20天時間過去，這些訴求均未得到現任總統尹錫悅的積極回應。相反，9月19日，尹錫悅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批准了對李在明的逮捕同意書。

韓國檢方批捕李在明的理由，和去年以來檢控文在寅政府高級官員的理由差不多，和過去20年來進步陣營政治人物入獄的理由也差不多：挪用公款，以及「對北輸款」。

檢方稱，李在明擔任京畿道知事期間的一位副手已經承認，他向李在明匯報過向朝鮮匯款的事宜。歷史上，金大中時期的國情院長林東原曾因朝韓秘密溝通被捕，負責「對北輸款」的現代集團總裁鄭夢憲更因牽涉此案自殺。

不過，考慮到李在明領導的共同民主黨是國會第一大黨，逮捕同意書將很難在國會得到通過。與此同時，為了聲援李在明、反擊尹錫悅，共同民主黨議員以全體黨員的名義提交了對現任總理韓德洙的罷免案。按照韓國國會議事日程，逮捕案和罷免案都可能於9月21日進行表決。國會同時就總理罷免案



和最大在野黨領導人逮捕案進行投票，在韓國歷史上尚屬首次。

「我預期，在國會就李在明議員的逮捕案進行表決後，他可能停止絕食。」9月19日，韓中友城協會會長權起植對《》說，「他的絕食已經向進步陣營及中間溫和力量傳遞了足夠的信息。絕食只是一種鬥爭方法，我認為是時候停下來，為大選做準備了。」

權起植曾任韓國總統金大中的秘書室國政情況室室長、盧武鉉的總統競選辦公室副室長，與李在明同屬「進步陣營」。2022年總統選舉期間，李在明邀請權起植就中韓關係問題提供諮詢建議，兩人多次會面並共同參與活動，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

李在明絕食的第20天，權起植接受了《》專訪。他透露，其實去年秋天，當韓國檢方開始對李在明及進步陣營進行針對性的

司法檢控時，他就曾建議李在明考慮金大中、金泳三等進步陣營前輩政治家採取過的絕食行動，因為「在韓國政治史上，在野黨領導人絕食，往往是有效果的」。

權起植進一步指出，李在明選擇絕食，也是因為韓國政治生態已到「絕境」：自尹錫悅總統上任以來，總統和在野黨領導人一年半沒有通話。「除了絕食，李在明議員很難找到更有效的和尹錫悅『對話』的方式。」

韓國政壇素有跨陣營「共商國政」的傳統，但2022年總統選舉期間，李在明、尹錫悅兩大候選人深陷「岳母騙保門」「簡歷造假門」「算命巫蠱門」等一系列醜聞，被韓國主流媒體評價為「比爛大會」「刷新下限」，進步、保守陣營的全面對立衝突也就此持續至今。

當時，李在明也因時常發表過激言論，被一些媒體稱作「韓國特朗普」。在他以24萬票輸給尹錫悅後，進步陣營內部已出現「反明」團體。不過，權起植透露，在李在明開始絕食後，共同民主黨內對他的支持之聲已呈「壓倒優勢」，預計絕食結束後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將更加穩固，也有利於他應戰2024年國會選舉。

「現在看來，無論絕食的結果如何，尹錫悅陣營及韓國檢方對李在明議員的攻擊將繼續下去。」權起植說，「不過，韓國進步陣營領導人中，發起過絕食行動的是金泳三、金大中和李在明三人，前兩位後來都成為了總統。我希望李在明議員也能通過這次絕食變得更強大。」

# 你才25歲，怎麼就開始聽伍佰了呢？

伍佰鄭州演唱會結束，觀眾遲遲不願離開，在沒有伴奏沒有伍佰的散場過程中，自發地大合唱《挪威的森林》。

燈光霓虹，唱痛的喉嚨，噙在眼裡的淚和心中的澀，這場演唱會，像過境的夏季風，潮濕了所有心情。

此刻，不管是25歲還是52歲，都看見了時間，看見了突然的自我。

9月，秋已至，我們卻還在留戀那一場「夏夜晚風」。

伍佰怎麼那麼懂我

「你們才25歲，為什麼聽我的歌呢？」

「25歲，你們的生活有那麼多痛苦嗎？」

伍佰這句在很多城市、很多場次演唱會都問過的話，猶如長滿老繭卻厚實的一雙大手，粗糙的撫摸，汨汨的溫暖。

這個55歲的男人，真的很懂年輕人。如果說周杰倫、五月天是青春校園的浪漫熱血導師，那伍佰就是你進入社會以後的老友。

雖然每個人的成長都有不同時區，但社會時鐘對年輕人提出了頗為一致的命題和要求。20多歲要做太多決定：要做什麼工作、在哪裡生活、和怎樣的人度過怎樣的一

生……大家年輕著，迷茫著，踟躕著。

伍佰也曾這樣被生活百味浸泡、醃漬過。30多年前，他還是癡迷音樂、玩樂隊的優等生吳俊霖，因為身體原因導致高考失利，在父母的安排下，十幾歲的他做了一名郵差，奔波在包裹的一投一遞之間。英國Deep Purple樂隊要在中國台北舉辦演唱會的消息打破了這種循規蹈矩，吳俊霖離開蒜頭村，跳上了開往台北的火車。

跟所有去大城市闖蕩的年輕人一樣，伍佰剛到台北日子也不好過。木板搭的房子沒辦法避風避雨，颱風經過就能捲走屋頂。他擺地攤，推銷保險，騎摩托去火車站賣英語教材，燈紅酒綠的城市裡，他是那個異鄉人。

或許因為真實地摸爬滾打過，所以他更能理解普羅大眾生活裡的苦辣、情感中的掙扎，他的歌從來不會高高在上，曲高和寡。

《浪人情歌》的淡漠有著最炙熱的挽留，他遙指的愛情盡頭，是接近天際線的自由。

那首他25歲時的寫就的《挪威的森林》，跨越時空，唱著不同世代的青春。

「情感，靠的是積累。」

伍佰不止一次這樣說過，他的音樂源於自己的經歷。

寫失意寫落寞，寫生活寫夢想，他在市井中奔走勞碌，用詩一樣的詞曲告訴你：「兄弟，莫怨天莫尤人，命順命歹攏是一生。」

他真的懂。

在不同的時代，反覆愛上伍佰

伍佰的歌，有直抒胸臆的白話，也有詩一樣的浪漫想像。在他的音樂裡，你能感受到他正視生活樣貌的坦然，找到人類原始的、普遍情感的強烈衝動。

他最看重生活：「音樂不是最重要的，生活才是。」摔角和攝影，是構成他生活的重要角色。

伍佰曾說，遇到的所有人生問題，都是靠著摔角精神來解決，「對方使出招式的

時候，你必須正面迎擊他，這件事情才會漂亮，所以我面對人生很多課題的時候都是正面迎擊。」

而他的攝影，大多是急匆匆亂拍，但卻有種不完美的真實——這也恰恰是他所追求的。「真實的美，都是不完整的。」他要用他看到的浪漫去表達生活。

有人問，為什麼不同世代的人都會愛上伍佰？

或許是因為，他經歷過你正在經歷的市井人生，幫你大膽直接地喊出來，他像你身邊的老友，在你落了一身灰的時候，拍拍肩膀告訴你，生活就是這樣，他就是這麼活過來的。

他身上的市井氣，正是他的迷人之處，灑脫又直白，積極且深情。

伍佰自己說過：「演唱會不能靜靜的」，幾乎每一場演出，他都帶著大家一起拍手，一起喊。雖然現在大家玩梗說「別人演唱會費話筒，他的演唱會費鞋」、「伍佰，著名演唱會指揮家」，但其實，我們每個人都享受其中。

年輕人找到共鳴和理解，中年人找到安慰的力量，生活該來則來，無處可逃。

那首很多人愛的《突然的自我》，演唱會上唱著唱著，他會突然來一句：「來來來，喝了這杯還有一杯，再喝完這一杯，還有三杯。」

有評論說，這是因為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十有八九，紅塵萬丈，三杯解憂。一杯敬當下，一杯敬過往，剩下的那杯，只敬餘生。

伍佰曾在接受採訪時說起寫歌詞的心得，他說寫歌詞這個事情有點難講，因為它是歌詞，它不是故事，所以歌詞不需要有那麼強烈的故事性，但是歌詞唱出來就有故事性。

「所以你不能講的太仔細，那個空白的地方讓聽的人自己去填。」

於是，在那個空白處，我們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 《達圖爾傳》 第一部《菲國往事》

「所以，老長官！您應該就出國務工問題發表一個講話。宣傳他們的事跡，鼓勵他們的勇氣和擔當，讓大家都學習他們！」

「好，我還要讓教育部行動起來，積極籌集資金在各個大學、學院裡開設海外緊缺的專業，培養更多的優秀人才。」

「好，一會兒到辦公室我就給依琳娜打電話，讓她安排《經濟週刊》的編輯和專家給您寫稿子。」

「行，我也覺得依琳娜手下的專家們的水平高。哈哈。」兩人開心的笑了起來。

「對了彼特爾，我們菲尼亞去年的GDP增長了3.5%，人家日本可是11.1%啊！我們和日本的差距很大啊。工業、還是工業，我們一定要發展工業！」

「您說得對，我們和日本是有差距，特別是在工業發展方面。這一點我們必須承認，原本日本在科技和工業方面的基礎就比較好，韓戰時又獲得了不少美國的專利技術，所以這幾年發展的不錯。」

「我們應該怎麼趕上日本的發展速度，我們菲尼亞的工業化道路該怎麼走？哎，這幾天我一直考慮這個問題，所以至今還沒有對去年的經濟數據發表評論。」

「噢……我說嘛！怎麼一直沒看到您的評論！您也不必太過沉重，其實我們不能只看GDP的絕對數字。我認為對菲尼亞來說，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應該把物價水平考慮進去，去年菲尼亞的物價下降了3.1%，而日本的物價水平上漲了5%。所以實際GDP我們增長了6.8%，日本的實際GDP增長了5.8%。」

「這麼說，去年我們實際的經濟發展水平還要略好於日本？」

「是的，不考慮物價漲跌水平的GDP是毫無意義的！政府想讓經濟數據好看，辦法多得是。」

「比如說？」

「比如說把老百姓住的房子全拆了重新蓋。比如說不管質量好壞同一條路年年修啊！」

「這不是禍國殃民嗎！」

「沒錯，這就是禍國殃民，但是可以「肥私」啊！所以這種事兒並不少見。」

「彼特爾，我們堅決不要這種GDP！」

「對，我們要的是實打實的經濟增長，我們要的是人民生活水平真真切切的



提高！」

「對，人民選擇了我們，我們就要負起責任！民族相信我們，我們就應該擔當起重任！」

國家給了我們機會，我們就應該完成祖國復興的使命！」

「嗯，對了老長官。用我們的實際GDP除以我們的人口數就是我們實際人均GDP。實際人均GDP的漲幅才能真正反映我們菲尼亞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

「那這個實際人均GDP的漲幅結果是怎麼樣啊！彼特爾，我關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

「來我們一起算一下。去年菲尼亞人口增長了3.1%，日本人口增長了1.3%。這麼算下來：去年菲尼亞實際人均GDP的漲幅是3.6%，日本的實際人均GDP的漲幅是4.5%。」

「所以說，我們菲尼亞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沒有日本快！是嘛？我的老弟。」

「嗯，是這樣的。」彼特爾肯定的說。

亞歷克斯眼神中略過一絲失望。  
**第22章 使命擔當（第1節）**  
看到亞歷克斯總統的神情。

彼特爾連忙開解道：「不過，您要知道，人口增長得快當然是新出生的孩子多，他們可是不創造價值的。所以我們經濟發展的真實質量是好的，也就是說我們目前的發展方向是對的！」

「彼特爾，你是肯定我們去年在建築、礦業、軍墾、組織海外勞工等方面的舉措了？」